

一棵树，一段人生

春声雷动



曹春雷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，多篇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转载。

□曹春雷

去看一棵树。这树离乡下老家的村子三四公里。回老家时我拐了个弯，先去看树。每年春天，只要有闲暇，我都去看望这棵树。那是一棵虎皮松，我曾在《与万物耳语》一文里提到过它。树曾在一个村子的中心，但现在不是。并不是说树自个儿跑到村边来了，而是村子搬迁，把树留在了这里。村里的房子已拆掉，被平整为田地，地里种了麦子，绿油油的一片。

远远地就望见了树。周围没了房屋的遮挡，那么高的一棵树，拔地而起，突兀地站在那里，把自己袒呈在大地上。我走近树，仰起头，抱一抱树干。这是我与树打招呼的方式。曾有5年的时间，我常常与它见面。

第一次见到这棵树，是我调到镇上工作的那一年。原本我在煤矿井下做搬运工，因为在省报上发表了几篇散文，被借调到镇上的宣传部门。恰好那一年儿子幼儿园毕业，我和妻子商议后，让儿子到镇上读小学。那时妻子也在矿上工作，下班后还要给周围几个村子送牛奶；而我在镇上，每天都背着相机，扛着摄像机，跟着领导下村。很忙，我们中午都没有时间接送儿子。下午放学后，我去学校接他，带着他穿过一片田野和几个村子回家。

那天，我骑着车，带着儿子，行进在田间土路上。夕阳被我们甩在后面。西面的大半个天空，被夕阳的余晖涂抹成金黄色，和夕阳一起，成为我们的背景。儿子在后座上说着学校里有趣的事，语速很快，仿佛那些话是停留在嘴里的糖块，如果不急切地说出来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他每一句话的开头，先是“爸爸，爸爸”，然后再讲后面的事。我微笑着，听着，不时地回应一句。正是春天，风很大，吹动我敞开的衣襟，像是鼓起一面风帆。儿子说得很快很快，我骑得很慢很慢。

那棵树就在其中一个村子里。我们在村里穿街过巷，突然就邂逅了这树。树干斑驳且粗，吸引了我们的目

光。我停下车，和儿子走过去，父子手拉手，才刚刚能将树干合抱。树干是灰褐色的，杂着青白色，那是成块的树皮脱落的缘故，这使得树干看起来像老虎身上的斑纹。虎皮松的名字，也许是由此而来的吧。

旁边有位老人，须发皆白，正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端着烟杆儿，吧嗒吧嗒吸着，默不作声。老人突然扭头对我们说，这树是明朝时候的，距今已经600多年了，那时这地方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后花园，他家从外地弄来了树苗，栽在了这里。我和儿子对树如此之老惊讶不已。仰头望树，有白云停在树的上空，我恍然以为，那是明朝时候的一朵云。

后来，我接儿子回家，常绕道来看望这棵树。我们在树下站上一会儿，抱一抱树，抬头看耸入蓝天的树冠，想象一下600多年前那个大户人家后花园的样子；或者并不下车，只是匆匆而过，儿子在车上对树摆摆手：再见！

这棵树无意间闯入我们的生活，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路标。也许树是有意的，它站在那里，一直等，等了600多年，终于等到我们的到来。它也不做什么，只是默默看着一个年轻的父亲骑着车，带着他稚气的孩子，一次次经过自己身旁。5年的时间，它记住了这对父子很多的事。虽然这5年只是它生命历史的一瞬，虽然这对父子其实是人世更迭中它见过的千万人中普通的一对。

这个春天，我来见树，其实是见岁月道路上那个年轻的自己和年幼的儿子，见流逝在岁月长河里的那段永不再来的光阴。树，是时光的见证者，是储存旧事的银行。我站在它面前，不需任何费用，就能支取一段回忆。

离开树时，我抱了抱树，说，明年春天我再来，再见！转过身去，恍然听到有声音在对我喊：再见！我猛然回头，看见春风拂过树梢，一只不知名的鸟立在树枝上，正冲着我叫。

泰山“平”谈

赵波平，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，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，参编《泰山石敢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安如泰山

□赵波平 文/图



安如泰山，也作“安于泰山”，它是一成语，主要意思是安稳牢固得像泰山一样，常形容事物的稳固、牢靠。当然“安”还有平安、安全、安适之意。

《礼记·檀弓上》载：“泰山其颓，则吾将安仰？”这里就把泰山与“安”关联起来了。汉代焦延寿《易林·坤之中孚》载：“安如泰山，福喜臻臻。”班固《汉书·卷五十一·枚乘传》载：“不出反掌之易，以居泰山之安，而欲乘累卵之危，走上天之难……”宋朝司马光《资治通鉴·汉纪九·武帝》载：“传之子孙，施之无穷。天下之安，犹泰山而四维之也……”

安如泰山这一成语或是类似的话，在中国典籍中大量出现。为什么是安如泰山，而不是安如其他山呢？

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泰山独有的外貌气质。其山势体貌，给人以安定、威严、雄强之态。泰山山体体量大，其东至济南章丘区，西至大运河，北至济南仲官街道，南至大汶河；山体基础宽厚，下部坡度较缓，以磅礴之势立于华北大平原之上；泰山山体中上部陡然拔起，坡度加大，气魄雄强；泰山主峰单一且浑厚，气势巍然，没有众峰竞立的现象。泰山山势还有一独特之处是顶平。泰山主峰名太平顶，顶平也有“安”且通天之意。《岱览》云：“巍然高且大者曰山，极天曰顶，蟠地曰盘，突兀曰锐曰峰，肩领曰岭，屏障曰嶂……”泰山不光为山，更有“极天”之顶，因此《风俗通》云：“泰山，山之尊者。”

另外的原因应该是“泰”字本身与“安”有关联。《周易·卷之八》曰：“物畜然后有礼，故受之以履。履者，礼也。履而泰然后安，故受之以泰。泰者，通也。”《周易·泰卦》曰：“泰，小往大来，吉。亨……言平，犹言泰也。谓上下阴阳皆均。”《泰山石堂老人文集·石堂答》曰：“愿天下人泰，泰山始是泰；愿天下人安，泰安始是安……若是一人不泰，便是泰山不泰……”

安如泰山，此成语已汇入了历史并融进人民心中。

享受庭院

□王建群

我说享受庭院，并不是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北京的四合院里。虽然我还记得它的模样，记得那里十几年的日子，但沧海桑田、世事轮回，没有别的什么值得留恋了。这个题目，应该是我性情里的东西，或者是上天的安排指点。

我16岁来山东时，租住的是东关三小间东屋；我结婚后，租住的是邻居家两间东堂屋；1980年夫人单位分房，也是两间平房，一个小院子，栽上两棵小树。这应该是我对庭院的最初实践，为此写了我的第一篇散文《庭院里的绿叶》，成了我的处女作。

5年后，单位盖了楼房。那时住楼房几乎是所有人的愿望，夫人也很高兴。但那吊在半空的小小“笼子”，也开启了我对一个能够踏在土地上、有几棵葱郁树木、可以让人悠闲的庭院的梦想和追求。就是这年的冬天，学生邀请我去他在谷里镇山间的老家过年。

在那个热情质朴的小山村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敞开着，一张张诚恳的笑脸、一声声亲热的招呼，都令人难忘。学生家的房子不高大，院子也小。清早起来，大叔忙着收拾菜园，大婶喂了鸡鸭，点起柴火摊煎饼做饭。院子里柴烟袅袅，脚步杂沓，这是热乎乎

乎的庄户人家的日子。此后，虽交通十分不便，下了车须步行三四公里，我也常常来往几天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便有了在山中租个院子想法。终于，2003年，朋友为我在徂徕山中寻得一处民房：四面青山滴翠，屋侧潺潺流水。院落不大，樱桃树已植满，完全没有可以享受的庭院了，但我已十分满意，这样的现实也堪称理想了。冬去春来，我在这里住了14年。

后来，年纪大了，不敢孤身一人住在山村了，于是我回家来。楼下车库成了书房，门前绿地葱郁，但这颗心还是不死，时时处处都记挂着我的乡间庭院。

今年春天，我以“找个宽绰房子画画”为理由，四处打听，到底找到了一个齐整的农家院：大门堂堂正正，四间堂屋加西屋，院子明亮宽敞，但大部分地面都是水泥的，被抹得光滑平整。幸好院中还有一方小小土地，成就了我希望的田园。于是我赶紧去赶集，买来几株树苗：3株杨树苗，植在庭院的3个角，希望能让庭院快快绿起来；1株丁香，植在了朝门一角，且看它的温柔清雅；1丛修竹植在了中央，让它们摇曳生姿。

瞻鲁晒经



聿君（本名王建群），字古公，号一闲堂主人，又号竹溪居士；中国作协山东分会会员，曾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、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；文章发表于《散文》《中华散文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等处。